

●谢灼华

中 国 文 化 发 展 与 图 书 馆*

今天，无论人们对文化给出了多少定义，划定了什么样的内容和范围，但对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特有地位和作用却是异口同声地肯定的。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图书馆，它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对文化发展的明显影响，人们都有了清醒的认识。

综观中国的图书馆历史发展，可以得出这样的共识：中国文化发展孕育了图书馆，图书馆发展推动了中国文化的进步。

一、中国文化发展孕育了图书馆

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到能够创制文字，并把文字记载到一定的物质载体时，人类即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古代世界文明的几个发源地如巴比伦、埃及和中国，大都经历了这种划时代的变革。

中国远在商殷（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度时期，产生了脱离体力劳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些称为“史”、“巫”的官吏，从事着创制文化与传播文化的特有职业。他们管理国家法典和皇族谱系，颁发文告和命令，记录国家事件和自然现象，目的是为了随时提供参考，准备以后的查验、核对。他们保留记载文字的各种载体，建立库房收藏；为适应更加繁杂的事务和方便查阅，开始对藏品按年代、按类别收藏和整理。中国最早的图书（档案）馆开始产生。这里，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在人类

产生了大量记载文字的各种载体，而这种载体具有大量的知识和信息，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保存观念与集体的意识。因为，“保存”以后才能提供使用，而“集合”才便于“保存”。人类最初的图书馆、档案馆，正是在这种积累的意识指导下的保存，并开始有目的收集、加工、整理和利用的背景下的产物。中国周朝（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史官分工反映了国家机构和管理制度的完善。史书记载老子（相传是春秋时人）任“守藏室之史”，即管理图书的官吏，并有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向他问礼的传说。孔子晚年充分利用鲁国的藏书，整理流传于世的文献、删定以后成为儒家经典的各种书籍，对中国文化发展贡献极大。国家机构的逐步完善，官僚制度的确立，是图书馆产生的必要前提；而兼负文化传播与文献保存的官吏，既是一批图书馆管理官吏，也是一批推动文化发展的伟大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虽经历了无数次的王朝更替、生活变迁和自然灾害的侵扰，但图书馆发展从未中断。旧王朝崩溃和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出现过多次迁移图书与征集遗书的故事。即使军事上征战频仍、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仍然有无数次图书抄写与编纂的盛大举动。建立完整的图书馆系统，整理文献，编制高质量的藏书目录，使图书馆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都是历代王朝治理的要事。宫廷藏书、政府机构藏书，

* 本文是为 IFLA57 届年会主题“图书馆与文化”提供的论文稿。

是封建王朝文化发达的重要标志。当然，官府藏书在朝廷政治生活、文化发展、学术进步与培养统治阶级后备力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著作的编纂，大部头丛书、类书的汇辑，历史文献的整理与诗文集的出版，都依赖于官府藏书，这主要是因为官府藏书是最完善的文献保障系统。

私人藏书的兴起是官府文化下移，私人著述活动繁荣的结果。中国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期，周朝统治衰落，诸侯国独立，官府典籍流落各地，民间学术活动兴起，“士”担负起文化整理与文化传播的责任。“士”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学术研究者，他们本身就是文化典籍的保存者，拥有知识和技能。而有些小私有者渴望拥有知识与技能，需要文化典籍。为了使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得到统治者的重用，都通过著述宣传自己的主张。“士”积极地收集历史文献，广泛地收集当代著作加以整理，进行分析利用。从事抄写、整理、写作、交流的文化活动，“士”拥有藏书，藏书促进写作，私人藏书开端于此。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官府藏书不普及，私人藏书担负了文化交流的社会职能。教育需要和学术研究的开展，也多依赖私人藏书。私人刻印和售卖书籍，进一步促进了私人藏书的发展。中国私人藏书是藏书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这种藏书类型的发展，不仅是一种财富占有的形式，还应该看成是社会发展中人们的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的需要。文化发展促进了私人藏书的普及。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达，除官学、私学以外，还盛行一种“书院”。宋代以后，书院盛行。这是一种教育与研究兼备的独立机构。为了进行教育，教师要准备各种教材和教学参考材料；学生要学习，必须准备教材和阅读各种书籍，因此书院的附属机构——藏书楼与书院同时产生。书院开展广泛的学

术研究，形成著述活动和讲学中心。书院同时又是出版印刷书籍的地方。遍布全国的书院，既可成为教学基地，而某些重要的书院，兼有教育、讲学、藏书三种中心的地位。一般地说，书院藏书内容服务于教学与研究，具有一定的专门性。

以上材料说明，中国图书馆发展是依赖于中国政治统治的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以及教育的兴起、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也就是说，文化发展孕育了图书馆，文化发展促进了图书馆。当然，图书馆产生和兴起以后，也对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图书馆发展推动了文化进步

图书馆作为人类有意识地、有目的地保存文献的场所，自然也成为人类文化进步的重要条件。

图书馆的发展大大有助于人类对文化成果的保存。文化遗产的记载——图书和其他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与动力。保存文化遗产的意义，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自己的历史发展，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人们进行新文化创造、新文化发展的基础。这是人类无数次文化发展历史所证明的。现就中国图书馆发展来看看它与文化进步的关系。

中国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是高度发达的封建王朝。汉朝建立后，立即着手收集秦朝遗留的文献。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征集天下遗书“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公元1世纪时，汉成帝命目录学家刘向等整理皇家图书馆藏书，陆续编成《别录》、《七略》。记载在班固《汉书》中的艺文志，大致反映了当时皇家图书馆的藏书品种与数量，如按类别统计约为：

六艺略	103家	3123篇
诸子略	189家	4324篇

诗赋略	106 家	1318 篇
兵书略	53 家	790 篇图 43 卷
术数略	190 家	2528 卷
方技略	36 家	868 卷

总计 6 类共 596 家 13269 卷 (篇)。范文澜评论说：“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文化史。”需要说明的是，正是皇家图书馆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成果，才促进了汉代文化发展的多方面成绩，并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图书馆保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学者们利用这些文化遗产，一方面积极为王朝统治服务，起着咨询、参政的作用，另方面利用文献进行新的创造。公元 3 世纪至 7 世纪，文化发展的成果主要记载在公元 7 世纪编成的《隋书》中，其《经籍志》记载称“今考见存，分为四部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目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可见《隋书经籍志》是记载了经整理以后皇家图书馆的藏书。它收录有：

经	627 部	5371 卷	通计亡书 950 部
7290 卷			
史	817 部	13264 卷	通计亡书 874 部
16558 卷			
子	853 部	6437 卷	
集	554 部	6622 卷	通计亡书 1146 部
13390 卷			
道经	377 部	1216 卷	
佛经	1950 部	6198 卷	

以上总计经传及存亡及道佛经 6520 部 55881 卷。可以看出，公元 7 世纪时文化学术发展比之公元 1 世纪时变化很大。《隋书》记史部亡书达 874 部 16558 卷，较之公元 1 世纪时的历史类著作增加很多。说明史学著作繁荣，可独立成一部类。其次，公元 7 世纪时，至少有二类著作有很大发展，即

集部图书，达 1000 多部，13000 多卷。宗教 (道教、佛教) 图书数量激增，说明道教典籍的汇集和传播很快，而佛教传入中国后，翻译、抄写也非常普遍。

图书馆是某一国家、某地区或某一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标志，这样，它也就成为文化发展的中心。首先，它是藏书中心，即文献信息的中心。其次，它是文献编纂、印刷的中心，是担负着完成特定任务的文化、科学、教育机关。中国历代朝廷都利用图书馆进行着图书征集、整理、加工、编辑、印刷的工作，成为王朝文化研究与学术交流、书籍编印的基地。清 (1644~1911) 王朝宫廷内利用充裕的资金、雄厚的物质力量和庞大的学术队伍，不仅编制了象《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的大书，而且也编印了各种图书达 300 多种；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殿本有，康熙朝 63 种，雍正朝 71 种 (佛经 30 种) 乾隆朝 150 种，嘉庆朝 25 种，道光朝 11 种，咸 (丰) 同 (治) 朝 3 种，光绪朝 19 种。经营如此众多的书籍编辑、出版业务，一方面反映了朝廷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皇家图书馆藏书之丰富与服务水平之高。在私人藏书非常兴盛的中国，私人藏书家也兼有编辑、出版以至图书发行的职业，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宋代 (公元 960~1279)，一些藏书家刻过很多书籍。明代 (公元 1368~1644)，藏书家兼刻书家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江苏藏书家毛晋 (公元 1599~1659) 藏书达 8 万卷，刻印《十三经》、《十七史》外，还编辑了如《津逮秘书》、《六十种曲》、《词苑英华》等书籍，刻书门类非常广泛，刻书质量不断提高。他们既是藏书家，又从事出版事业，担负文化交流、信息传播和藏书保护的几种责任。清代藏书家兼出版家张金吾曾称：“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他的主张是藏书家也应是刻书人，即出版商。因为读书只是为了自

已，刻书可以造福别人，可以宣传著作者的思想，也可以使后人永远得到教育。明清二代不少藏书家，正是抱着读书可以救治社会、刻书（出版）可以造福人类的思想，身体力行，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封建社会文化事业不发达、公立图书馆寥寥可数，广大城乡地区往往赖有私人藏书家担负文化交流、信息传播的责任。一种是封闭式的图书馆，一种是手工业作坊的书籍出版业，但都成为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图书馆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重要的事实是，无论何时、何地、何种类型的图书馆，它们都是提供书籍给读者使用，而图书在读者中是一定要发挥作用的。

三、充分发挥教育职能与情报职能的中国图书馆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在发挥教育职能上具有广阔的前景。

人们通常说图书馆是“第二课堂”、“没有围墙的大学”，主要是指图书馆在教育职能上的作用说的。图书馆保藏丰富的文化遗产、内容广泛的科学技术文献、绚丽多采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些人类的文化宝藏，可以使读者得到多方面的满足。又因为图书馆读者是多层次的、多结构的，图书馆在为读者服务中具有为一般学校、社会教育机构不具备

的特有方式，即多渠道、全方位的、适应面广的特点，故对读者发挥教育作用是明显的。

中国图书馆对读者进行的教育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对读者进行正确的人生教育、文化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普遍地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

对读者进行继续教育，如多层次的社会教育，极大地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

对读者进行专业教育，在掌握先进文化技术和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对读者进行美学教育，即指导文艺作品的阅读与欣赏，对提高读者的文学水平与艺术素养发挥作用。

同样，图书馆在情报职能发挥上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没有信息交流，便没有社会发展。人类任何卓有成效的活动必须在准确无误的信息利用基础上实现。社会信息是社会管理过程的前提和纽带。从这个意义出发，图书馆在信息交流中起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我们这里所说的图书馆情报职能的发挥，就是充分利用文献在社会信息交流中的特殊作用，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信息，利用信息，并把它作为人类社会管理中调整、补充和完善社会的重要条件。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
来稿时间：1991.1。编发者：刘喜申。）



ods and the working methods; 2) Probe into the System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3) Know and apply accurately the methodology of system science; 4) Maintain a proper bal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hods of quality and those of quantity, and 5) Adopt a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and derive from the achievem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of related subjects. 8 references.

Library science —— Research methods

Methodology Approaches

G250-3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ibraries / Xie Zhuohua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2,18(3).-21~24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brary undertaking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s subject to the reinforcement of political domination, the need of ideological domin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as well.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breeds and promotes libraries, and libraries in turn, exert an active influence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s

History of culture —— China

Library undertaking —— History

G259.29

Libraries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 Lin Haiqing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2,18(3).-25~28

Libraries as a type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have sustained their role as bridges interrelating people of different nations and promot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m. They also broaden the nation's influen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basic activities of them are of 2 ways: 1) The direct way of starting overseas library programs, and 2) Participation of libraries at home in projects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These activities are subject to various aspects of politic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especially the political one which serves directly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This is also the library's main feature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fiel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 Ways and means

Libraries —— Functions

G250

Problems Confronted by the Present-day Library Undertaking / Shao Qiaoxiang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 1992,18(3).-29~43

Problems in finance, personnel, technology theory and legislation confronting, the present-day library undertaking are reviewed and compared one with the other in a comparatively systematic way. 114 references.

Library undertaking —— Present situation